



走過輕狂時代的 文學風景

紀州庵文學森林之旅



文——周得豪 紀州庵文學森林行銷企劃副理
圖——紀州庵文學森林



五〇~七〇年代，紀州庵周遭的城南區域是文人、作家生活的場景，揉雜著市井移民的多族群居住痕跡，凝聚出獨特的生活氛圍。寫字的人、城市與社區間存在的一種共生關係，呈現出時代的眾生相，也為地方留下最真實貼切的文學故事。

從古亭捷運站2號出口走出，首見的是車水馬龍的羅斯福路，與旁邊和平東路交錯的路口，兩排高樓大廈林立，是臺北中正區重要的商業區塊。從出口往南走進一小巷——同安街，很快會感受到它是條彎彎曲曲的小巷。不僅是路徑有些彎曲，地勢也是高低起伏，像是都市計畫中遺漏的小徑，尚留存著近百年來的曲折樣貌。紀州庵文學森林（以下簡稱紀州庵）就位在這條小巷的最末端，步行約需十至十五分鐘才到得了。

通往紀州庵的路程中，就如同尋常街道般，逐漸進入了沉靜的日常生活樣貌。隱藏在道路兩旁的，是佇立在此40年之久的洪範書店與爾雅出版社，又路上的百年雀榕，則是最好的指引標誌。再往前走些路，可見轉角屋子的牆面，有著插畫家彩繪的文學故事，這時就知道快到紀州庵了。

紀州庵文學森林

2002年底，臺大城鄉所一門田野調查課程，有群學生在同安街底發現了這棟看似荒廢的老舊建築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訪問了住在附近的居民，才知道這塊被大樹圍繞的地方，準備要開發成公有停車場。但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停車場，而希望留下一個有老樹的公共環境。

基於希望保存老樹的心意，這群學生和當地民眾開啟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古蹟保存運動。只有「保存老樹」的原因，還不足以說服公部門暫緩停車場的開發。這時，學生在閱讀中發現作家王文興老師，年少成長階段曾居住在這裡，也曾創作以這棟屋子為背景的小說《家變》，自此開啟了另一段在地文學史料的調查研究。最後在學生、居民、藝文界人士與北市文化局的努力下，終於在2014年完成了紀州庵古蹟的修復，並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營運規劃館舍的活動。



街區導覽路徑，行經街角處的文學故事壁畫。

臺北城南

臺北城南是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區域，日治時期被規劃發展成新市街，是許多公務機關與日本人居的地區，也有著當時最好的休閒娛樂場所，如新店溪畔的競馬場、游泳池、渡船口、河畔酒館等。直到戰後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了日人的建設與規劃，資源重新分配使用的結果，除了日式住宅群，也有傳統宮廟，當地漢人、日本人與戰後移民的歷史交會於此。

因著臺大、臺師大、中央政府機關等的圍繞和公務人員眷舍分配關係，許多臺灣文壇具有重要影響的出版社、文藝機構皆設駐於此，連帶重要的文學性刊物也在此發行，促成臺北城南成為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學場域。曾居住在此的文學人，有夏濟安、吳魯芹、齊邦媛、何凡、林海音、余光中、王文興、楊牧、紀弦、亮軒、隱地等作家；文藝刊物，如《純文學》、《創作月刊》、《藍星》、《文學雜誌》、《大學雜誌》、《中外文學》、《新生報》、《現代文學》、《國語日報》、《創世紀》等數十種刊物皆曾興盛於此區（註一）。紀州庵即位在城南區域的中心位置。



上／半世紀前的萬新鐵路，是余光中生活記憶的場景。
下／失修的日式房舍，仍隱藏在城南巷弄間。

既「輕」又「狂」的文學時代

五〇-七〇年代，紀州庵周遭的城南區域是文人、作家生活的場景，揉雜著市井移民的多族群居住痕跡，凝聚出獨特的生活氛圍。它的「輕」在於，寫字的人、城市與社區間存在的一種共生關係，呈現出時代的眾生相，也為地方留下最平實貼切的文學故事。它的「狂」在於，這群居住於此的文人、作家們，透過書寫、出版與成立文藝社群，支撐起臺灣半壁文壇的輝煌時代。

走過半個世紀，文學早已不是現代社會的文化主流。但因著時代變遷遺留下的空間況味與人事痕跡，還有眾人對地方故事的情感寄託，我們開始規劃數種街區散步路徑，希望可以讓民眾再次走入時代的記憶中。每條路線都以紀州庵作為出發起始點，包含有文學、建築、生態與鐵道等四大主題。

在行走中，我們會見到隱藏巷弄、頹圯失修的日式房舍，它可能是達官貴人的居所，也可能是深居簡出的文人舊居。轉過巷子，隨時會見到一棵百年老樹，庇蔭著世代人們的生生不息。遇到道路高起，原來是半世紀前乘載煤礦、木料的萬新鐵路（臺鐵新店線），讓余光中為它寫了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的生動文字。又遇道路向下緩坡，是已被填平覆蓋的瑠公圳第三霧裡薛支線，始得知清末時期城南即是一片漫漫田野，至今兩旁還留著舊時的彎曲古巷。走到新店溪畔，前方不遠處的正中橋（舊名川端橋），是詩人覃子豪、徐鍾珮書寫的夕陽美景處。

大時代的文學故事，既「輕」且「狂」，我們僅能透過巷弄中的路徑踏查，遙想當世代文人交往的情誼。文學的風景，存在於每位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，持續創造出新的故事經驗，並為此流傳下去。☒

註一：城南文學史料調查研究，可參閱《城之南：紀州庵與臺北文學巷弄》。